

doi:10.3969/j.issn.1001-4616.2025.06.005

# 顾及网络关注度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发展潜力评价研究

——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刘颖<sup>1</sup>, 靳诚<sup>1,2,3</sup>

(1.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江苏南京 210023)

(2.南京师范大学气候系统预测与变化应对全国重点实验室,江苏南京 210023)

(3.江苏省地理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协同创新中心,江苏南京 210023)

**[摘要]** 以长三角地区 181 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为研究对象,借助 ArcGIS10.2 工具分析其空间分布及网络关注度,并从网络关注度、景观资源要素、交通通达度、基础配置四个方面,构建了长三角地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发展潜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 TOPSIS 法对乡村的旅游发展潜力进行评价,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开发模式。结果表明:(1)乡村旅游重点村在空间上呈集聚分布,网络关注度分布较为不均匀,呈现明显的地域集聚特征,同时形成以城市建成区为核心的渐进式扩散格局。(2)子系统评价层面,网络关注度得分较高的乡村主要分布在长三角中部且拥有特色景观资源的地区,苏北、皖北的乡村相较之下得分较低;景观资源要素得分较高的乡村主要分布在皖南及毗邻区域;交通通达度得分较高的乡村主要分布在苏南、上海以及与其相邻的经济发达地区;基础配置得分较低的大多为知名度较低的乡村旅游重点村,主要分布在皖北、苏北以及上海市。(3)总体来看,长三角地区乡村旅游重点村发展潜力存在显著差距,且整体高质量发展水平仍有待提升。(4)长三角地区乡村旅游重点村开发模式可分为 5 种:资源文化市场综合驱动模式、资源交通协同驱动模式、资源主导内驱模式、交通导向型驱动模式以及以综合潜力培育为核心的开发模式。

**[关键词]** 网络关注度,乡村旅游重点村,发展潜力,开发模式,长三角地区

**[中图分类号]**K9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4616(2025)06-0036-12

## Research on the Eval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National Key Villages for Rural Tourism Considering Online Attention: Take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as an Example

Liu Ying<sup>1</sup>, Jin Cheng<sup>1,2,3</sup>

(1.School of Geography,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2.National Key Laboratory of Climate System Forecasting and Change Respons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3.Jiangsu Center for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n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Resourc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181 national key villages for rural tourism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With the help of ArcGIS10.2 tool,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online attention are analyzed. Starting from four aspects: online attention, landscape resource elements, traffic accessibility, and basic configuration,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the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national key villages for rural tourism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is constructed. The entropy weight TOPSIS method is used to evaluate the tourism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villages, and on this basis, the development model is refin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Key villages for rural tourism are spatially clustered,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online attention is relatively uneven, presenting obvious regional agglomeration characteristics. At the same time, a gradual diffusion pattern centered on the built-up area of the city is formed. (2) At the subsystem evaluation level, the villages with higher scores in online attention a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central part of

收稿日期:2025-07-01.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271235);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资助项目.

通讯作者:靳诚,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区域发展与旅游地理. E-mail:jincheng2431@163.com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with distinctive landscape resources. In contrast, the villages in northern Jiangsu and northern Anhui have relatively lower scores. The villages with high scores in landscape resource elements a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southern Anhui and adjacent areas. The villages with high scores in traffic accessibility a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economically developed regions in southern Jiangsu, Shanghai and their adjacent areas. Those with relatively low scores in basic configuration are mostly less well-known key villages for rural tourism, mainly distributed in northern Anhui, northern Jiangsu and Shanghai. (3) Overall, there is a significant gap in the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key villages for rural tourism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and the overall level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till needs to be improved. (4) The development models of key villages for rural tourism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can be classified into five types: the resource, cultural and market-driven model, the resource and transportation coordinated drive model, the resource-driven intrinsic model, the transportation-oriented driving model, and the development model centered on the cultivation of comprehensive potential.

**Key words:** online attention, key villages for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potential, development mode,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2019年以来,文化和旅游部先后公布了四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录,乡村旅游融合农业生产、生态景观与地域文化等多元元素<sup>[1]</sup>,成为城市居民放松身心、亲近自然的热门选择。在政策和市场的双重推动下,据统计2024年一季度,我国农村接待游客人数为7.84亿,较同期增长0.29亿人次。2023年,我国乡村旅游产值9079亿元,较2022年增长5135亿元。乡村旅游已成为一个万亿级收入规模的新兴产业,特色民宿、农家乐等受到广泛欢迎。但是,乡村旅游蓬勃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问题,产品同质化单一化,生态环境压力增大,文化遗产与保护不足等<sup>[2-4]</sup>。在此情况下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和竞争力提升是我们需要更多关注的问题。因此,对乡村旅游发展潜力进行评价十分必要,既可以明确乡村优势与不足,指导乡村发展路径选择,又可以全面了解乡村开发现状,促进可持续发展<sup>[5-7]</sup>。

当前关于旅游发展潜力评价的研究较多,学者们从旅游资源、市场、旅游效益、社会经济支持等角度对冰川旅游、生态旅游、乡村旅游等不同类型的旅游发展潜力进行评价。王世金等<sup>[8]</sup>从区位交通、环境资源、基础开发及经济社会对中国冰川旅游的发展潜力进行评价。张潇等<sup>[9]</sup>则从基础旅游条件、生态旅游资源、旅游区位条件、高原气候舒适度、高原景观生态脆弱性对中国四大高原生态旅游发展潜力进行分析。包菊芬等<sup>[10]</sup>基于宏观视角从科普旅游资源支持潜力、旅游经济支持潜力、科普公益支持潜力3个层面对科普旅游的发展潜力进行评价。在乡村旅游方面,王新越等<sup>[11]</sup>从旅游资源条件、旅游基础条件、旅游支撑条件对鲁南地区的乡村旅游发展潜力进行研究。肖铁桥等<sup>[12]</sup>从城镇辐射、资源本底、乡村引力3个维度构建皖南乡村发展潜力评价指标体系。赵希勇等<sup>[13]</sup>认为乡村旅游资源类型、资源质量及开发条件对乡村发展潜力有一定影响。不难发现,既有研究对旅游发展潜力的探讨主要沿袭“资源-市场-环境”经典框架,难以捕捉数字经济时代游客行为模式与市场需求的结构性变化。随着社交媒体与短视频平台的普及,网络关注度作为游客兴趣的实时映射,正在重构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生成机制。2023年第1季度抖音平台旅游兴趣用户数量达4.07亿,标志着“云旅游”已深度介入游客决策链条。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将网络关注度这一新兴维度纳入乡村旅游发展潜力评价指标体系中。

2019年《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构建世界级乡村旅游目的地”,并将长三角定位为全国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试验田”。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的前四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中,长三角地区入选乡村占比超12.9%,彰显其在全国乡村旅游格局中的战略地位。长三角地区作为国家战略核心区,具有良好的经济基础,丰富的农业、人力、旅游等资源为乡村旅游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sup>[14-15]</sup>,但其区域发展不平衡显著,苏南、浙北乡村依托都市圈形成成熟业态,而皖北、苏北部分乡村仍面临空心化与开发不足等问题。对长三角地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的发展潜力进行研究,既具有典型性,又可揭示区域乡村旅游地发展潜力的空间异质性,同时也有助于规划者根据乡村的实际情况,合理布局旅游项目,优化资源配置,提升长三角地区乡村旅游的整体品质。

鉴于此,本文以长三角地区181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为研究对象,构建融合网络关注度的多维乡村旅游发展潜力评价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法,测度其发展潜力,为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和实践路径<sup>[16]</sup>。

# 1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 1.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由于目前针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发展潜力的评价指标体系较少,本研究以乡村旅游发展潜力评价指标为参考,开展长三角地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发展潜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研究.乡村旅游发展潜力是指乡村旅游在发展过程中,通过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等要素的相互作用,所展现出的能够推动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和竞争力提升的内在能力<sup>[17]</sup>.乡村旅游发展潜力的影响因素是多维度的<sup>[18-19]</sup>,有学者将其归纳为基础保障力、内在竞争力和外在支撑力 3 个方面<sup>[17]</sup>.基础保障力主要包括乡村的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及乡村社区居民的参与.内在竞争力主要包括乡村的景观质量和辅助性设施等.外在支撑力主要包括人力资源、综合管理和宏观支持.由于乡村的指标数据较难获取,本文首先注重评价指标数据的可获取性,同时结合以上 3 个方面,并参考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的遴选标准,最终构建了长三角地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发展潜力评价指标体系(见表 1),主要包括网络关注度、景观资源要素、交通通达度和基础配置 4 个子系统层.

表 1 长三角地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发展潜力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the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national key villages for rural tourism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目标层	系统层	指标层	指标方向	权重
长三角地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发展潜力评价	网络关注度 (0.223 5)	社交媒体关注度(小红书、抖音)	+	0.128 6
		OTA 关注度(携程)	+	0.094 9
	景观资源要素 (0.369 6)	村域景点数量/个	+	0.121 0
		A 级景区	+	0.137 8
		荣誉称号	+	0.110 8
	交通通达度 (0.041 0)	与主城区直线距离/km	-	0.033 3
		基于铁路网的长三角范围内可达性/h	-	0.007 7
	基础配置 (0.365 9)	服务中心数量/个	+	0.132 0
		民宿数量/个	+	0.233 9

注:“A 级景区”和“荣誉称号”两个指标的数据不能直接量化,因此对其进行赋值. A 级景区:5A-10、4A-8、3A-6、2A-4、A-2;荣誉称号:世界最佳旅游村-8、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村-6、中国美丽休闲乡村-4、中国传统村落-2.

(1)网络关注度.近年来,社交媒体平台的广泛普及极大改变了旅游信息的传播方式和游客的决策过程,将网络关注度作为乡村旅游重点村发展潜力评价的一个指标,具有反映市场需求、推动品牌传播、数据可获取性高等多重优势<sup>[20]</sup>.高网络关注度通常意味着更广泛的游客基础和更高的市场潜力.因此,网络关注度还能够从市场需求、信息传播效果等角度为传统的乡村旅游发展潜力评价体系补充信息.本文网络关注度层面主要包括社交媒体关注度和 OTA 关注度 2 个指标.

(2)景观资源要素.长三角地区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拥有丰富多样的景观资源类型,有山水风光、古镇古村、民俗文化、红色旅游、农业观光等.景观资源要素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起着核心驱动作用,直接影响乡村的旅游吸引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sup>[21]</sup>.优质的景观资源能够吸引游客,为乡村带来稳定的客源和经济收益.本文景观资源要素层面主要包括 A 级景区、荣誉称号(世界最佳旅游村、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村、中国美丽休闲乡村、中国传统村落)、村域景点数量 3 个指标.

(3)交通通达度.交通条件在乡村发展过程中起着关键支撑作用,直接影响游客前往乡村旅游目的地的便捷性.良好的交通条件能够缩短游客的出行时间,降低出行成本,从而吸引更多游客.同时,交通通达度高的乡村更容易与周边城市、景区形成联动发展,融入区域旅游线路,共享客源.本文交通通达度层面主要包括与主城区直线距离和基于铁路网的长三角范围内可达性 2 个指标.

(4)基础配置.基础设施配置在乡村发展过程中起着服务保障与体验提升的双重作用.完善的基础设施能够为游客提供高质量的住宿、餐饮等服务,从而提升游客的旅游体验<sup>[22]</sup>.此外,良好的基础设施还能够提升乡村的整体形象和竞争力,使其在区域旅游市场中占据优势地位.本文基础配置层面包含服务中心数量和民宿数量 2 个指标.

## 1.2 研究方法

### 1.2.1 平均最近邻指数

平均最近邻分析主要通过比较最近邻点的平均距离与随机分布模式中的最近邻点的平均距离来判断点的分布状态是集聚还是分散,本文主要用其来反映长三角地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空间分布特征.计算公式如下<sup>[23]</sup>:

$$R = \frac{\bar{r}}{\bar{r}_E} = \frac{1}{n} \sum_{i=1}^n r_i \times 2 \sqrt{\frac{n}{A}},$$

式中, $R$ 为最近邻指数; $\bar{r}$ 为乡村旅游重点村平均实际最近邻距离; $\bar{r}_E$ 为平均预测最近邻距离; $n$ 为样本数量; $r_i$ 为点*i*到其最邻近点的距离; $A$ 为研究区面积.当 $R < 1$ 时,乡村旅游重点村呈集聚分布;当 $R > 1$ 时,呈均匀分布;当 $R = 1$ 时,呈随机分布.

### 1.2.2 核密度分析

核密度分析通过估计每个位置的事件密度来揭示数据的空间结构,本文主要用其来分析长三角地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网络关注度的空间分异特征.计算公式如下:

$$f(x) = \frac{1}{nr} \sum_{i=1}^n k\left(\frac{x-x_i}{r}\right),$$

式中, $f(x)$ 为核密度估算值; $r$ 为带宽; $n$ 为样本数量; $x-x_i$ 表示待分析样本之间的距离.核密度图层中的高值通常表示乡村旅游重点村网络关注度的高集中区域.

### 1.2.3 熵权 TOPSIS 法

本文发展潜力评价采用的研究方法为熵权 TOPSIS 法.层次分析法和熵权法是以往类似研究较为常用的方法.层次分析法主要适用于难以用定量指标进行分析的问题<sup>[24]</sup>,是一种主观赋权的方法<sup>[25]</sup>.熵权法是一种客观赋权方法,主要基于信息论中的熵概念,确定各指标的权重,该方法主要被用来确定指标权重,可以与其他评价方法结合使用.TOPSIS法是一种基于距离的综合评价方法,通过计算评价对象与正负理想解的距离来评价各对象的优劣.熵权 TOPSIS 法是在 TOPSIS 法的基础上,引入熵权法来确定指标权重,是一个完整的评价方法,包含了权重确定和评价过程.

(1)数据标准化处理.指标包括正向指标和负向指标,数据越大、发展潜力越高的指标为正向指标,反之则为负向指标.

正向指标标准化:

$$X'_{ij} = \frac{X_{ij} - \min\{X_{ij}\}}{\max\{X_{ij}\} - \min\{X_{ij}\}} + 0.0001,$$

负向指标标准化:

$$X'_{ij} = \frac{\max\{X_{ij}\} - X_{ij}}{\max\{X_{ij}\} - \min\{X_{ij}\}} + 0.0001,$$

式中, $X_{ij}$ 为指标原始值, $X'_{ij}$ 为标准化且平移后的值, $\max\{X_{ij}\}$ 和 $\min\{X_{ij}\}$ 分别表示第*i*个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第*j*个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2)计算第*j*个指标的熵值 $e_j$ .

$$e_j = -\frac{1}{\ln m} \sum_{i=1}^m p_{ij},$$

式中, $m$ 为乡村旅游重点村的数量, $p_{ij}$ 为第*i*个乡村旅游重点村第*j*个指标的数值比重.

(3)计算第*j*个指标的权重 $W_j$ .

$$W_j = \frac{1 - e_j}{\sum_{j=1}^n (1 - e_j)}.$$

(4)构建加权标准化决策矩阵,计算各评价对象与最优值的贴进度 $C_j$ .

$$C_j = \frac{D^-}{D^+ + D^-},$$

式中,  $D^+$ 、 $D^-$  分别为评价指标向量到正负理想解的距离, 且  $0 \leq C_j \leq 1$ .  $C_j$  越接近 1, 说明该乡村旅游重点村目前各方面的发展条件越接近长三角地区全部乡村旅游重点村的最优水平, 其发展潜力也越高; 反之,  $C_j$  越低, 代表其发展潜力也越低, 日后发展过程中有待进一步改善.

### 1.3 数据来源

本文 181 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数据源自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的前四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单, 通过高德坐标拾取器获取其坐标信息, 并运用坐标转换工具将高德地图的火星坐标系转换成 WGS-84. 其他数据均为 2024 年相关资料. 网络关注度数据源自多平台, 综合考虑选取小红书<sup>[26]</sup>、抖音<sup>[27]</sup>、携程网<sup>[28]</sup> 3 个网络平台. 数据内容主要包括小红书、抖音两个社交媒体平台上与乡村旅游重点村相关的笔记和视频的点赞量、收藏量和评论量, 以及携程上相关景点的热度和点评数量. 对 3 个平台的数据进行标准化后求和, 得到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网络关注度数据. A 级景区和荣誉称号数据主要源自官方发布的 A 级旅游景区名录和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名单等. 村域景点数量、服务中心数量、民宿数量和与主城区直线距离数据来自高德地图. 基于铁路网的长三角范围内可达性则是在长三角地区公路网可达性的基础上叠加铁路网, 并借助 ArcGIS10.2 软件生成.

## 2 结果分析

### 2.1 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析

#### 2.1.1 空间分布总体特征

使用 ArcGIS10.2 软件对长三角地区 181 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在空间上的相互邻近程度进行计算, 以此来判断乡村在空间上的分布模式. 结果如表 2 所示, 最近邻比率为 0.884, 小于 1, 表明乡村旅游重点村在空间上集聚分布.  $Z$  值为 -2.980, 小于 -2.580, 且  $P < 0.01$ , 说明长三角地区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在空间上显著集聚.

表 2 平均最近邻指数分析结果

Table 2 Analysis results of the average nearest neighbor index

名称	结果
平均实际最近邻距离/m	22 937.935
平均预测最近邻距离/m	25 941.670
最近邻比率 $R$	0.884
$Z$ 值	-2.980
$P$ 值	0.003

对 181 个乡村旅游重点村和城市建成区的位置关系进行分析, 其中 47 个乡村旅游重点村分布在城市建成区内部, 上海市 88% 的乡村旅游重点村分布在城市建成区内部, 说明了上海内部城乡空间深度融合. 城市建成区 1 km 范围内乡村旅游重点村 66 个, 3 km 范围内 91 个, 5 km 范围内 115 个, 距离城市建成区 5 km 以内的乡村旅游重点村占总量的 63.5%, 形成以城市建成区为核心的渐进式扩散格局. 城市建成区周边的乡村旅游重点村能更高效吸附城市客源市场, 既满足城市居民对田园生活的向往, 又为乡村注入可持续发展动能.

#### 2.1.2 网络关注度分布特征

通过 ArcGIS 的核密度分析工具得出长三角地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网络关注度的核密度图(图 1), 直观地展现重点村网络关注度的空间分异. 总体来看, 网络关注度高的重点村大多分布在长三角中南部地区.

从重点村网络关注度排名(表 3)来看, 长三角地区网络关注度排名前 10 的乡村旅游重点村中安徽省黄山市占据一半. 黄山市拥有黄山这一世界名山, 周边乡村主要以徽派建筑和文化遗产为旅游核心吸引力. 以宏村、西递村为典型的古村落, 依山水之势而建, 同时黄山市作为徽文化的核心发祥地, 乡村留存大量明清时期的古建筑, 满足游客对传统文化的探寻需求, 这些都是黄山市乡村旅游重点村高网络关注度的重要物质基础. 另外, 网络关注度排名前 10 的乡村旅游重点村中有 4 个是沿海村庄, 分别为连云港市西连岛村、上海市崇明区绿港村、舟山市花鸟村、舟山市东极村. 这 4 个旅游重点村依托独特的滨海地理环境, 拥有稀缺的滨海景观, 如花鸟村的灯塔与东极村的蓝眼泪景观与长三角内陆乡村形成鲜明差异, 满足了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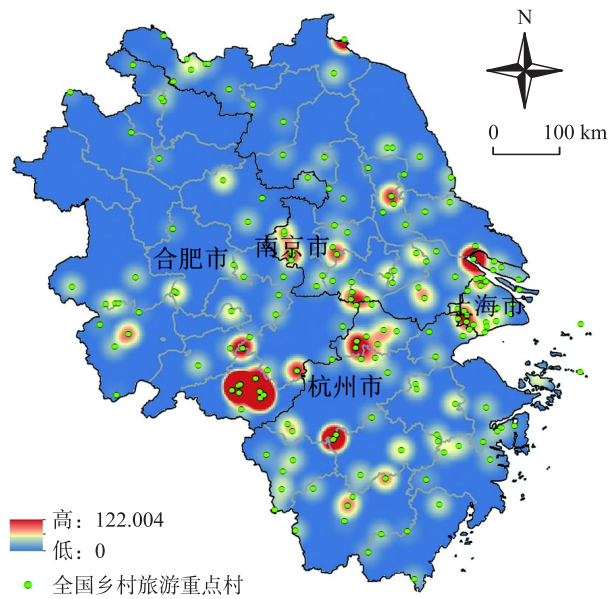


图1 长三角地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网络关注度核密度分布图

Fig. 1 The distribution map of the core density of online attention to national key villages for rural tourism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注:底图来源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系统,审图号为GS(2023)2763号,底图无修改。

客对多样化旅游体验的追求,成为吸引网络关注的重要因素。总的来说,长三角地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网络关注度在空间上分布较为不均匀,呈现明显的地域集聚特征,反映出长三角地区乡村旅游发展的多元性,并且独特的景观资源更能吸引游客的广泛关注。

表3 网络关注度排名前10的乡村旅游重点村

Table 3 The top 10 key villages for rural tourism in terms of online attention

省份	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网络关注度	排名
安徽省	黄山市黟县宏村镇宏村	6.169 5	1
安徽省	黄山市徽州区呈坎镇呈坎村	5.028 1	2
安徽省	黄山市徽州区西溪南镇西溪南村	3.515 5	3
上海市	崇明区绿华镇绿港村	3.032 5	4
浙江省	舟山市嵊泗县花鸟乡花鸟村	2.773 0	5
浙江省	金华市兰溪市诸葛镇诸葛八卦村	2.695 0	6
江苏省	连云港市连云区西连岛村	2.462 9	7
浙江省	舟山市普陀区东极镇东极村	2.449 6	8
安徽省	黄山市黟县西递镇西递村	2.159 9	9
安徽省	黄山市黄山区汤口镇山岔村	1.945 6	10

## 2.2 发展潜力评价分析

本文运用熵权 TOPSIS 法对长三角地区 181 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网络关注度、景观资源要素、交通通达度、基础配置 4 个子系统进行评价,评价结果如图 2 所示。

### 2.2.1 子系统评价

网络关注度是乡村旅游影响力和市场吸引力的直观映射,网络关注度整体组合权重较高,表明在信息时代,乡村旅游的发展不仅仅依赖传统的旅游吸引物,还需要适当的媒体宣传弥补其他方面的短板。在该子系统中,社交媒体关注度权重最高。在网络关注度评价中,得分较高的乡村主要分布在长三角中部且拥有特色景观资源的地区,排名前 10% 的乡村安徽省 8 个、江苏省 5 个、浙江省 4 个、上海市 1 个,苏北、皖北的乡村相较之下得分较低。安徽省黄山市宏村、西递村、呈坎村、西溪南村等,依托深厚徽派文化与古建景观,吸引大量游客打卡分享,在社交媒体引发热烈讨论,话题热度持续攀升。江苏省常州市仙姑村、李家园村、城西回民村,以完善的乡村旅游设施和特色民俗体验,通过游客口碑传播与博主宣传,收获较高网络曝光。浙江省舟山市花鸟村、东极村,凭借浪漫海岛风情,在短视频平台吸睛无数。上海市崇明区绿港村,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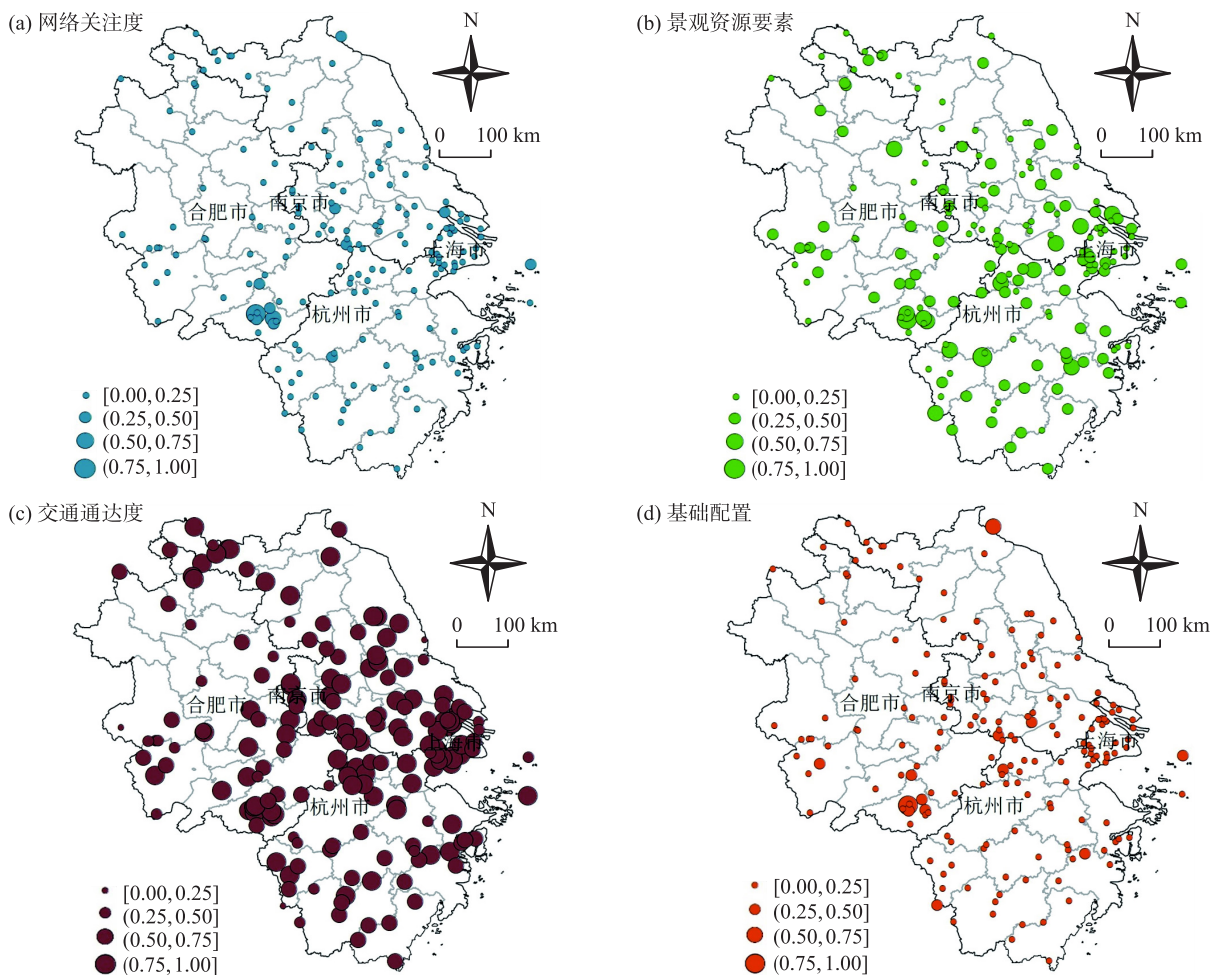


图 2 长三角地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子系统评价得分结果

Fig. 2 The score results of the subsystem evaluation of national key villages for rural tourism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注:底图来源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系统,审图号为GS(2023)2763号,底图无修改.

为上海乡村旅游代表,以都市近郊乡村休闲特色,在社交媒体上也获得一定关注. 相较而言,苏北、皖北的乡村旅游重点村,一方面,旅游资源缺乏特色;另一方面,这些地区的乡村旅游宣传多依赖本地线下推广,对社交媒体、短视频等新兴传播渠道的运用不够充分,缺乏有创意的内容策划和话题引导,难以形成广泛的网络讨论. 总体上,长三角地区乡村旅游网络关注度呈多元格局.

景观资源是乡村地域特色和文化内涵的重要体现,资源禀赋直接构成乡村旅游吸引力本体,决定经济效益,影响可持续发展. 景观资源要素整体组合权重最高,表明目前乡村旅游重点村的发展仍处于资源驱动型阶段,也体现出自然与人文景观对其发展潜力的支配作用. 在该子系统中,A 级景区权重最大. A 级景区作为优质旅游资源载体,对景区名胜类乡村旅游重点村<sup>[29]</sup>的发展能够起到较大的助力作用. 在景观资源要素评价中,得分较高的乡村主要分布在皖南及毗邻区域,其中黄山市黟县西递镇西递村得分 0.875,排名第 1. 排名前 10%的乡村主要分布在安徽省黄山市、江苏省苏州市、上海市崇明区,并在浙江省内均匀分布. 黄山市有 2 处世界遗产、3 处国家风景名胜区,且作为徽州文化发源地,其密集分布的明清古村落群(如西递村、宏村)因完整保存了传统建筑形式和生活形态而获得游客广泛认可. 苏州市的乡村(如旺山村、蒋巷村)凭借秀丽山水和田园种植打造了特色的田园景观和深度旅行体验. 上海市崇明区有独特的生态资源,前卫村以生态农业观光闻名,瀛东村主要是渔家乐特色体验,两村以有机农田和生态廊道为基础构建起独特的乡村生态休闲景观. 浙江省的均匀分布状态反映了更为多元的资源结构,衢州市埈里村等村庄古建风格多元融合,温州市苍坡村独特的晒秋文化底蕴深厚,湖州市余村借生态优势转型,杭州市下姜村则以其农业观光闻名.

交通通达度主要体现为对外交通联系的便捷性、村内交通网络的完善度,反映乡村发展受交通支撑的

有力程度。在所有子系统权重中,交通通达度的组合权重最小。随着交通网络不断的完善,自驾、公共交通的便捷性显著提升,游客前往乡村的交通阻碍大幅降低。另外,如今游客更注重乡村旅游的核心体验,即便交通并非绝对便利,只要乡村在景观、服务等方面极具特色,依然能吸引大量游客,这使得交通通达度在发展潜力评价中的影响力相对减弱。在交通通达度评价中,得分较高的主要是苏南、上海以及与其相邻地区中经济发达的乡村。其中,南京市浦口区不老村得分第1。排名前10%的乡村旅游重点村中,苏南和上海的乡村占66%,主要是这两个区域经济发达,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大。苏南地区的南京、苏州、常州,交通网络密集且现代化程度高,为乡村旅游提供高效对外连接与内部通行条件。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辐射带动周边乡村交通持续升级,为乡村旅游发展筑牢坚实交通基础,因此在交通通达度评价中优势尽显。

基础配置整体组合权重排名第2,完备的住宿、服务设施,不仅满足游客多样化消费需求,提升旅游体验,还能延长游客停留时间,促进旅游消费增长。在该子系统中,民宿数量权重最大。对于普通的乡村,多数游客以短途一日游为主,而乡村旅游重点村凭借丰富多元的景观资源,可吸引游客开展深度多日游,民宿产业开发得也较为成熟。基础配置评价中,得分较低的大多为知名度较低的乡村旅游重点村,主要分布在皖北、苏北以及上海市。黄山市黟县宏村镇宏村得分第1。排名前10%的乡村旅游重点村中,浙江省占44%,安徽省占30%,江苏省占26%。一些乡村(如黄山市宏村、连云港市西连岛村、舟山市东极村、安庆市茶庄村等)位于景区内或毗邻高等级景区,旅游资源吸引力强,促使市场对住宿需求旺盛,刺激了民宿数量的增长。同时,随着乡村旅游的不断发展,游客逐渐增多,在众多旅游需求的促使下,游客服务中心等也更加完备。

相比之下,皖北和苏北的乡村经济发展水平滞后,地方财政投入能力有限,基础设施建设较为落后,并且皖北、苏北的乡村旅游产业起步较晚,市场活跃度不高,社会资本对当地民宿的投入意愿不强,导致民宿数量远低于长三角中东部地区。同时,乡村旅游资源吸引力与开发程度也成为皖北、苏北旅游发展的制约因素,民宿多为村民自家房屋简单改造而成,装修风格单一、服务品质不高,难以满足游客对个性化、高品质的住宿需求。上海市的乡村旅游重点村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也稍有欠缺。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乡村旅游的整体品牌影响力相对较弱,其乡村旅游产品类型较为单一,同时受土地资源、城市规划等因素限制,民宿建设也较为缓慢。

### 2.2.2 综合评价

从乡村旅游总体发展潜力结果(图3)来看,长三角地区乡村旅游重点村发展潜力存在显著差距。安徽省黄山市黟县宏村得分最高,为0.961,江苏省泰州市高港区白马镇陈家村得分最低,为0.006,得分高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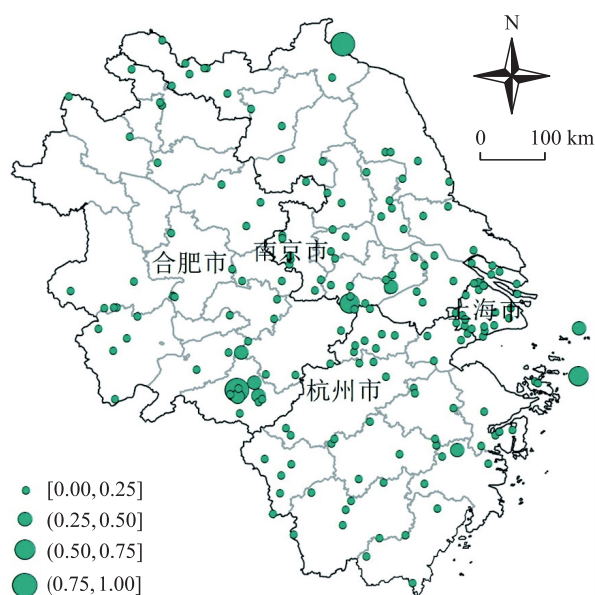


图3 长三角地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综合评价得分结果

Fig. 3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score results of national key villages for rural tourism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注:底图来源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系统,审图号为GS(2023)2763号,底图无修改。

0.3 的乡村仅占 7%,说明尽管乡村旅游目前越来越受重视且发展态势良好,但整体高质量发展水平仍有待提升.安徽省黄山市宏村、江苏省连云港市西连岛村、浙江省舟山市东极村和江苏省常州市李家园村得分均高于 0.5,乡村旅游发展潜力处于较高水平.宏村通过系统挖掘徽派建筑与水系景观的文化内涵,成功塑造了“水墨徽州”的旅游品牌形象;西连岛村凭借海岛风光与渔家文化,发展滨海休闲旅游,顺应游客对海洋风情的向往;东极村借助影视作品的影响力,将地理位置的局限性转化为“中国东极”的旅游吸引力,满足游客追求独特体验诉求;李家园村依托天目湖生态优势,将茶产业与乡村旅游结合,创新“茶旅融合”模式,符合市场对多元乡村旅游的期待.这 4 个乡村发展潜力显著的原因在于实现了资源禀赋、开发模式与市场需求的系统耦合,根据自己的优势资源,优化资源配置,拓展旅游产业链,促成高旅游发展潜力.

长三角地区大部分乡村旅游重点村总体发展潜力得分较低,其中苏北、皖北的乡村在景观资源要素层面存在显著短板(如泰州市高港区白马镇陈家村、宿迁市泗阳县卢集镇成河村).有的乡村虽有资源但开发深度不足,难以吸引外地游客(如亳州市谯城区古井镇药王村).在基础配置层面,较多乡村交通、住宿等设施不够完善,服务水平参差不齐,无法满足游客多元需求.此外,一些乡村缺乏长期规划与创新思路,不能把握自身优势资源并加以利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与潜力释放.

对于景观资源欠缺的乡村,建议依托周边区域资源进行联动开发,打造主题旅游线路.结合当地传统农业种植,发展小规模休闲采摘、农事体验等项目,根据自身资源特色发展差异化旅游项目.资源开发深度不足的乡村应深入挖掘文化内涵,同时出台优惠政策吸引文旅企业参与投资运营,提升产品附加值.基础设施与服务落后的乡村需加大财政投入力度,优先改善交通路网与住宿设施.同时,政府也可以建立创新激励机制,对成功打造特色品牌的乡村给予奖励,促进乡村旅游发展潜力的提升.

### 2.3 开发模式分析

基于各重点村子系统得分,将长三角地区 181 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的旅游开发模式划分为 5 种类型(见图 4):以宏村为代表的资源文化市场综合驱动模式,2 个;以西递村和旺山村为代表的资源交通协同驱动模式,4 个;以诸葛八卦村为代表的资源主导内驱模式,10 个;以不老村为代表的交通导向型驱动模式,80 个;其余 85 个乡村相较而言没有特别优势,将其归纳为以综合潜力培育为核心的开发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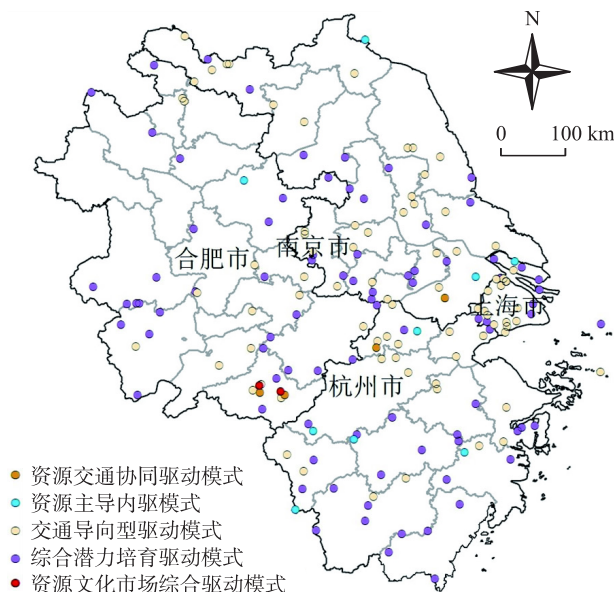


图 4 长三角地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开发模式

Fig. 4 The development model of national key villages for rural tourism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注:底图来源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系统,审图号为 GS(2023)2763 号,底图无修改.

网络关注度、景观资源要素、交通通达度、基础配置 4 个子系统得分均较高的乡村旅游重点村,形成了资源文化市场综合驱动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该发展模式的乡村有 2 个,宏村和呈坎村.首先,景观资源与文化的深度融合是该类乡村发展的根基.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地,宏村依托完整的徽派建筑群与牛形水

系景观,构建了“建筑遗产活化-非遗技艺传承-生态社区营造”三位一体的资源开发体系,极具吸引力。其次,网络传播的强大力量成为其旅游发展的重要助推器。宏村的品牌效应通过短视频平台的指数级传播得以强化,“水墨宏村”话题在抖音播放量超1.1亿次,推动客源结构从长三角向全国辐射。最后,完善的交通通达度和基础配置为其旅游发展提供坚实保障。这种以文化资源为核心、以数字技术为杠杆、以社区共治为保障的发展路径,不仅延续了徽州地域文化基因,更通过“线上流量-线下体验-产业延伸”的价值链重构,为传统村落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范式参考。

景观资源要素和交通通达度子系统得分较高的乡村旅游重点村(如黄山市西递村、苏州市旺山村),依托核心景观资源与交通枢纽优势促进发展,形成了资源交通协同驱动的发展模式。首先,核心旅游吸引力突出是该类型乡村的基础优势。它们普遍拥有高价值的特色景观资源,如西递村的承载着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徽派古建筑群、旺山村的独具地域辨识度的田园风光等,这些资源形成了强大的旅游吸引力。其次,优越的交通区位是其旅游发展的重要支撑。该类型乡村多邻近主要交通干线,且与区域中心城市距离较近,便捷的可达性有效降低了游客出行成本,拓展了客源市场。最后,尽管在网络关注度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仍有提升空间,但凭借资源与交通的双重优势,该类型乡村通过持续完善配套服务、逐步提升旅游品牌影响力,最终形成了资源交通协同驱动的乡村旅游开发模式。

景观资源要素得分突出、其余子系统发展相对均衡的乡村旅游重点村,共同构成资源主导内驱型乡村,如金华市诸葛八卦村。首先,该类型乡村普遍拥有独特的景观资源,如诸葛八卦村以诸葛亮后裔聚居地为底蕴,八卦形的古村落布局及古民居、宗祠等建筑群落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价值形成了不可替代的旅游吸引力,成为吸引游客的核心动力。其次,丰富的景观资源也带动了该类型乡村旅游资源的深度开发,通过开发主题化、体验式旅游项目(如诸葛八卦村的八卦迷宫探秘、诸葛文化研学等特色旅游项目)将静态的古建筑景观转化为沉浸式文化体验,有效提升了游客的参与感与停留时间,延伸了旅游产业链条。但该类型乡村在交通网络覆盖范围、品牌传播渠道等方面存在短板,如诸葛八卦村受限于对外交通线路不足和营销方式单一,未来需进一步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强化品牌营销与推广,进一步释放资源优势,稳固以资源为主导的内驱发展模式。

交通通达度得分最高、其余子系统较为均衡的乡村旅游重点村,凭借区位交通优势激活资源价值,形成了交通导向型驱动模式,南京市不老村是该类型乡村的典型代表。首先,优越的交通区位是该类型乡村旅游发展的核心驱动力。该类型乡村普遍紧邻中心城市或依托发达的公路、公共交通网络,能与城市主城及周边热门景区实现高效联通,如不老村紧邻南京市区,大幅降低了游客出行成本。其次,交通优势推动资源整合与价值释放。这类乡村能借助便捷交通整合周边分散的生态、文化等资源,通过串联田园体验、民宿休闲等元素形成完整旅游产品链条,使原本价值相对有限的资源产生集聚效应。最后,交通与配套设施协同升级是该类型乡村的显著发展路径。随着游客流量增加,该类型乡村往往围绕交通枢纽布局停车场、接驳服务点等基础设施,实现交通与旅游服务的协同发展。但是,该类型乡村受限于资源禀赋和品牌影响力不足,未来需进一步依托交通优势强化特色品牌建设,推动乡村旅游向更高质量发展。

将网络关注度、景观资源要素、交通通达度、基础配置4个子系统得分均较低的乡村旅游重点村的开发模式归纳为以综合潜力培育为核心的开发模式。

### 3 结论与讨论

#### 3.1 结论

本文从网络关注度、景观资源要素、交通通达度、基础配置4个子系统构建长三角地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发展潜力评价指标体系,并用熵权TOPSIS法进行评价,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从空间分布来看,长三角地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呈集聚分布;从网络关注度来看,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网络关注度分布较为不均匀,呈现明显的地域集聚特征,高网络关注度的乡村大多分布在长三角中南部地区,如安徽省黄山市、浙江省杭州市等。从城市角度看,安徽省黄山市和沿海城市的乡村旅游重点村网络关注度较高,表明独特的景观资源更能吸引游客的广泛关注。

(2)在子系统评价中,网络关注度整体组合权重较高,得分较高的乡村主要分布在长三角中部且拥有特色景观资源的地区,苏北、皖北的乡村相较之下得分较低;景观资源要素整体组合权重最高,A级景区权

重最大,得分较高的乡村主要分布在皖南及毗邻区域;交通通达度组合权重最小,随着交通网络不断的完善,游客前往乡村的交通阻碍大幅降低,得分较高的主要是苏南、上海以及与其相邻的经济发达地区的乡村;基础配置得分较低的大多为知名度较低的乡村旅游重点村,主要分布在皖北、苏北以及上海市。

(3)就乡村旅游发展潜力综合评价而言,长三角地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发展潜力存在显著差距,且整体高质量发展水平有待提升。其中,安徽省黄山市宏村、江苏省连云港市西连岛村、浙江省舟山市东极村和江苏省常州市李家园村发展潜力处于较高水平,其余大部分乡村总体发展潜力较低。发展潜力较低的原因主要集中在景观资源欠缺、开发深度不足、基础设施不完善、网络营销意识淡薄等方面。

(4)就开发模式而言,长三角地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的开发模式可以划分为5种类型:资源文化市场综合驱动模式、资源交通协同驱动模式、资源主导内驱模式、交通导向型驱动模式、以综合潜力培育为核心的开发模式。

### 3.2 讨论

本文将数字时代旅游市场需求的核心变量网络关注度融入乡村发展潜力评价指标体系中,网络关注度能够实时捕捉乡村旅游地的市场传播力与潜在客群特征,该指标不仅反映了文旅消费线上化的发展趋势,更为乡村旅游地精准对接市场需求、优化营销策略提供了量化依据。在研究视域上,本文区别于既有以空间分布特征、地理集聚模式探析为主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研究,转而聚焦发展潜力的深度解析,可以为乡村旅游重点村识别自身优势、制定差异化提升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从发展潜力高的乡村案例中可以发现优质乡村旅游发展的三重机制:一是通过地域性景观生产机制将特色资源转化为差异化竞争优势,二是资源产品的创新转化(影视赋能、业态融合),三是社区参与的可持续运营体系。高潜力乡村已突破单一观光模式,不仅提升了经济效益,还促进了当地居民的职业转型,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乡村旅游发展水平目前较低的乡村,特别是以综合潜力培育为核心的乡村,首先,应立足本土自然生态与文化基因,系统梳理历史遗迹、传统技艺等特色资源,构建独特景观符号体系;其次,强化资源创新转化,通过“旅游+”模式推动农业、文化、康养等产业深度融合,或借助影视IP、数字技术开发沉浸式体验产品;最后,完善社区参与机制,建立村民利益共享平台,将居民纳入旅游规划、运营管理全过程,形成政府引导、企业运营、村民协同的发展格局,最终实现乡村振兴与居民生活品质的协同提升。

### [参考文献]

- [1] 张树民,钟林生,王灵恩. 基于旅游系统理论的中国乡村旅游发展模式探讨[J]. 地理研究,2012,31(11):2094-2103.
- [2] 郭焕成,韩非. 中国乡村旅游发展综述[J]. 地理科学进展,2010,29(12):1597-1605.
- [3] 屈学书,矫丽会.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旅游产业升级路径研究[J]. 经济问题,2020(12):108-113.
- [4] 周玲强,黄祖辉. 我国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问题与对策研究[J]. 经济地理,2004(4):572-576.
- [5] 安传艳,李同昇,翟洲燕,等. 1992—2016年中国乡村旅游研究特征与趋势:基于CiteSpace知识图谱分析[J]. 地理科学进展,2018,37(9):1186-1200.
- [6] 孙九霞,王淑佳. 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乡村旅游地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构建[J]. 地理研究,2022,41(2):289-306.
- [7] PARK D B, YOON Y S. Developing sustainable rural tourism evaluation indicator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2011,13(5):401-415.
- [8] 王世金,赵井东. 中国冰川旅游发展潜力评价及其空间开发策略[J]. 地理研究,2011,30(8):1528-1542.
- [9] 张潇,陆林,张海洲,等. 中国高原生态旅游发展潜力评价[J]. 经济地理,2021,41(8):195-203.
- [10] 包菊芬,杨勇. 省区科普旅游发展潜力评价研究[J]. 旅游论坛,2015,8(5):65-71.
- [11] 王新越,朱文亮. 鲁南贫困地区识别与乡村旅游发展潜力研究[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8,39(12):269-275.
- [12] 肖铁桥,高前程,盛兰兰,等. 皖南乡村发展潜力评价与分类研究:以青阳县为例[J]. 兰州交通大学学报,2025,44(1):77-87.
- [13] 赵希勇,张璐,吴鸿燕,等. 哈尔滨地区乡村旅游资源评价与开发潜力研究[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9,40(5):180-187.
- [14] 周礼,蒋金亮. 长三角城市旅游竞争力综合评价及其空间分异[J]. 经济地理,2015,35(1):173-179.
- [15] 侯兵,周晓倩. 长三角地区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态势测度与评价[J]. 经济地理,2015,35(11):211-217.

- [16] SU M M, WALL G, WANG Y N, et al. Livelihood sustainability in a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Hetu Town, Anhui Province, China[J]. *Tourism management*, 2019, 71: 272–281.
- [17] 蒋春燕,冯学钢,汪德根. 乡村旅游发展潜力评价指标体系与模型研究[J]. *旅游论坛*, 2009, 2(2): 234–237.
- [18] 张晓瑞,刘淑珍,董洁云,等. 基于PP-GA的乡村发展潜力评价模型与应用[J].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2023, 39(1): 91–96.
- [19] GAO J, WU B H. Revitalizing traditional villages through rural tourism; a case study of Yuanjia village, Shaanxi Province, China[J]. *Tourism management*, 2017, 63: 223–233.
- [20] 张祝平. 以文旅融合理念推动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形成逻辑与路径选择[J]. *南京社会科学*, 2021(7): 157–164.
- [21] 马斌斌,陈兴鹏,马凯凯,等. 中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类型结构及影响因素[J]. *经济地理*, 2020, 40(7): 190–199.
- [22] TIMOTHY D J, TEYE V B. *Tourism and the lodging sector*[M]. London: Routledge, 2009.
- [23] 任国岩. 长三角会展场馆空间集聚特征及影响因素[J]. *经济地理*, 2014, 34(9): 86–92.
- [24] 佟春生. *系统工程的理论与方法概论*[M]. 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 2005.
- [25] 唐承财,肖小月,韩莹,等. 中国典型冰雪旅游地开发模式及优化路径[J]. *自然资源学报*, 2022, 37(9): 2348–2366.
- [26] 别君华,曾钰婷. 算法想象的平台参与及情感网络:基于“小红书”的用户分析[J]. *中国青年研究*, 2024(2): 15–23.
- [27] 罗婉琳,王芳,丁志伟. 中国红色景区抖音网络关注度的空间差异及其影响因素[J]. *经济地理*, 2023, 43(3): 198–210.
- [28] 温秀,黄泉,崔林. 黄河流域乡村旅游重点村及其网络关注度空间分异规律[J]. *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4, 54(3): 472–488.
- [29] 王秀伟,李晓军. 中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空间特征与影响因素[J]. *地理学报*, 2022, 77(4): 900–917.

[责任编辑:丁蓉]